



繆思風采

老家的曾文溪畔(下)

● 呂昇陽*

正當我忘情的於竹筏戲水，喚起無數的浪裡白條之時，忽然從身後岸崖的小徑上傳來一聲親切但卻讓我微微受到驚顫的招呼。

「來玩水喔！」

轉側一看，原來是個極和善的中年莊稼漢。

「是啊！來曾文溪吹吹風。」

我猜，這八成就是他的竹筏，所以便捨舟登岸的問他：

「要過溪看西瓜田嗎？」

「今天去過了，現在要來趁漲潮抓一些逆流的海水魚。」

「我還以為竹筏只是過溪做田用的，原來也可以捕魚啊！」

「工作之餘，當作是休閒啦！你想不想搭竹筏？我可以載你！咱們一起來捕魚，很好玩的！」

對於這意外的熱情邀請，我當然是求之不得，於是同他解開纜繩，凌波而去。看他先於南岸不遠處定置了一端的網頭，然後便慢慢的將長網迤邐的橫過江心，再定置了魚網的另一端。此景就如同加長的排球網一般。在約略花了一刻多鐘後，漁人便完成了這套網罟橫溪的工法。

在等待魚兒上網的空檔，他邀我登上北岸訪視他的西瓜田並現剖了一顆果肉鮮紅的大西瓜招待我，哇！真甜。他還熱心的教我如何分辨一顆西瓜的好壞，在略做實物

* 呂昇陽，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講師，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

的推敲之後，主客兩人隨即下船開始了收網之旅。

當我們移船就網，滿心期待的揚起第一段漁網時，便欣見了四五隻出水的魚肚白，以各種不同的姿態嵌掛於碧綠的溪水之上，而魚目如珠，那是水中精靈無端罹禍的怒視。漁人很熟練的解下第一隻掛網的魚，是隻約七寸長的肥美「豆仔魚」，然後便把牠放進了魚袋裡並將其繫於船邊而任其隨波逐流。我見網袋裡的魚依然奮力的泅泳，只是一樣的溪水卻已是截然不同的命運，告別的是倆倆相忘於江湖的逍遙歲月。

這樣的橫溪設網，對溪裡活潑好動的游魚而言，真是一種天羅地網，任憑是逆流或順流都難逃一劫。不過幸而此番網罟的眼目密度還不至於趕盡殺絕，所謂「網漏吞舟」，因此真正的大魚它是縛不住的，而那些尚未長成的幼魚倒也可無礙的來回穿梭。所以每當漁人牽動了一段網罟，便有好多受到驚嚇的細魚躍上了水面活蹦亂跳，尤其令人莞爾難忘的是這些網不住的小魚，其水上的功夫甚是了得，有隨意尋常的一通魚跳；也有單隻瞬間如飛石騰出，像打水漂似的於河面連彈三四疊才落水的；也有成群躍水前進，而其出水、凌空、入水的弧度與身段竟與花東海上的鯨豚一模樣，真是美不勝收！

迨收完了一溪網罟的漁獲之後，我才如夢初醒的把眼光從河面的跳魚，從船家解魚的妙手中超脫了出來，暗暗於微涼的溪風裡，仔細回味這有生以來第一次泛舟捕魚的情景。

在漁人整理魚網的空檔，我暫且隨一葉扁舟飄蕩於溪中，四望這空闊的天幕。可怪的是溪水似乎凜然靜止了！原來此地、此刻，流水就下的水勢正好與潮水洄瀾向上的力道相互消弭。於是在這奇妙的動態均衡中，我們的竹筏一如置身湖水般自在的懸宕著。而當我回看南岸逶迤水渚的蘆葦時，發現不只適才徘徊其上的沙地已全被潮水淹沒，甚且前排一線的蘆葦也有五分之一的高度沉浸在漾漾的溪水中。似這般的水中蘆葦，是更加滋顯了它本自冷冷清宛的風情了。

目送滿載而歸的船家離去之後，我依然獨自留在黃昏野渡的竹筏上，戀戀的等候與今日嫣紅的夕陽告別。在其從對岸偏左的方位逐漸沉落之前，鋪江而來的一道浮光耀金，絢爛的光彩令人無法逼視。

傍晚的溪風驟緊，即使只是跌坐在竹筏上，也可明顯感受到與浪上下的飄搖。由



於竹筏沒有船舷，它只是單薄的一葉浮盪在水面上，所以格外使人感覺到有一種與溪水合一的化境。而春潮共此飄襟之風所激泛起的微波萬頃，節奏分明的直向我的座下穿流而過並拍浪有聲的推向了岸邊。此際，天地之間最溫柔的清音，莫過於潮湧蘆葦，水迴梗管的汨汨之音了，其聲恰似搖櫓的「欸乃」之音，空靈的回盪在幽隱的野渡裡。

我坐忘在長河落日的暮色中，悠然見到了孤鷺沿著河道順流飛逝，而在這倦鳥歸巢的時刻，牠只是返回河口鷺鷥林的先行哨兵，因為緊接著穿越眼簾的是河道之上不盡的白鷺鷥相繼飛過，或單飛，或三五成群，或十數成陣。我自南岸北觀：其低飛者，點點抹抹的白翼，平貼著墨綠的泱泱河面低調潛行；飛得稍高的群組，其雪白的身影則鮮明的落映在溪北蒼鬱的岸草，落映在北岸倩碧的西瓜田上，若玲瓏的白雲在廣袤的綠色帷幕前冉冉西行；至於那高飛穹蒼者，投影在西天四射的霞光裏，若如芥如粟的輕舟航行於金碧輝煌的紅海，憑添了幾多的蒼茫與神聖。

然而向晚歸巢的白鷺鷥不管是低飛或高飛，大抵都以河道為路線而很少偏離橫出。究其原因，也許是如此的路徑，最可以與人類保持安全的距離吧！當我偶然的發現了這些白鷺鷥日暮回歸的時辰與動線之後，心中有著參贊天地化育的快樂，我知道從此以後，我將可以掌握並欣賞這自然軌跡裡上演的聯翩飛羽，在這日落前後的曾文溪河道上。

當夕陽初初隱沒於地平線之時，河面翻如玄鏡，開始沉澱著最後的天光和雲彩。頃刻之間，紫紅、酡紅、粉紅的艷影在水波底交舞著變，若燭影搖紅般，教人不禁有欲投水天攬落霞的迷醉。啊！在這樣如夢似幻的柔波裡，我也甘心做一條河底招搖的水草！而等到夕照的餘暉完全斷滅，水面則悄然褪去了所有的顏影，可是迢遞的鱗浪，卻依然不時浮動著熠熠的波光，驀然回首，才見到岸崖的芒草之上，正掩映著一輪清輝朗照的滿月。我在岸崖之下的溪底，是以能遮撥了文明的燈火闌珊，得見這未因光害減色的古典江月。

多想就這樣一直棲止在如此清麗的春江月夜裡，可是夜行的蝙蝠已開始囂囂的橫衝直撞，使得我警悟到該是將此處讓位給河伯與江鬼的時候了，於是我爬上了岸崖，紆徐在一片休耕的溪埔地上，溶溶的月色照耀得田埂分明，四望清曠。該倩誰人在此





舉辦一場《春之祭典》呢？在那熊熊的營火之前，必當連鬼神也會來舍。然而，我終究只能把起舞弄清影的逸興留在灑滿月光的溪埔地上，逕自斜坡登上了路燈通明的河堤以歸家，而當我在燈下迴望方才盤桓的溪畔，竟然只是一片無盡的漆黑，恍如隔世。

。

